

湖
海
文
傳

湖海文傳卷二十二

青浦王昶德甫輯

序

倉頡篇序

畢沅

孫明經以乾隆辛丑刊所集倉頡篇于西安節署予爲序而行之閱五年明經刺取書傳所得益多又以曩刻篆文不通于俗遂復刊于太梁仍屬予序予以爲漢世小學書存者惟有急就說文說文本諸倉頡倉頡旣佚故說文之訓不可明世反以疑叔重之語按鄭司農注周禮有秬秠麻答之言四字當卽倉頡篇則說文以答爲小未之義明推之以宋爲居巢爲蟲之屬皆本三倉無足怪矣今說文盛行倉頡不可得予嘗遊祕閣見永樂大典尋檢此書亦無完篇明經博窮書

傳自六經子史傳注類書釋道二藏靡所不覽凡得數千言
倉頡皆古文傳寫者或亂其本唐宋人所引多未審正明經
又善解六書甄別俗字往所考証經典以春秋傳以蔽陳事
之蔽爲當是菁爾雅山左右有岸屈之爲當是盍一時注經
人多取其言今觀是篇若以凸爲由之据廣韻躬躬爲躬躬
之据廣雅鼪爲鼪之据論衡鳶爲鵠之據說文磨爲磨之据
漢書之類旁所添注皆非臆說明經所著復有九經正俗字
考亦仿此例其書未成予向著經典辨正文字書頗爲好小
學家所行用又著詩詁一書于中考証文字似勝陸元朗唐
元度諸人皆援引古書是正今本他日出與明經讀之知必
首肯今世之小學家有錢少詹辛楣王水部懷祖江處士叔
澐段大令名騰及錢判官孫明經皆予所素稔予亦雅好此

學魯哀欲學小辨以觀於政子曰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辨言
矣周公政成著周官又著釋詁其訓多自與諡法解相同毛
氏傳亦稱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登高
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諫祭祀能語可以爲大夫
則知古人之學固通於政倉雅之學宜亦予序業及之也明
經從予遊五六年悉其志學之苦心因爲述梗概如此

刊倉頡篇序

孫星衍

倉頡七章者秦李斯所作一篇者趙高胡毋敬所益五十五
章者漢閭里師所并八十九章者揚雄所續一百二十章者
班固所續訓故一篇爲二卷者杜林所撰三倉三卷者晉張
軌所合三倉訓故三卷者魏張揖晉郭璞所撰趙高爰歷胡
毋敬博學在倉頡中揚雄訓纂賈魴滂喜在三倉中杜林故

亡于隋倉頡三倉及故亡于宋然自漢及唐汔于北宋傳注
字部類書內典頗有引者星衍始刺其文撰爲三卷訓纂解
故卽用說文部居使讀者易於尋覽倉頡始作其例與急就
同名之倉頡者亦如急就以首句題篇凡將飛龍等皆是詞
或三字四字以至七字備取六藝羣書之文以便幼學循誦
故七略目之小學揚雄班固杜林已下始有訓故今許君說
文解字所稱揚雄杜林班固說卽倉頡篇也許君云鼂揚雄
說鼂鼂名廣韻引倉頡篇鼂名知卽訓纂許君云形或从
寸諸法度字从寸應劭以爲杜林說釋元應禪經音義亦云
耐字本从彡杜林改從寸知說文稱或从卽倉頡訓纂也今
皆取之訓纂與訓故俱亡然元應稱訓纂鱗蛇魚也疑卽是
若張守節史記正義引訓纂戶扈鄩三字一也王應麟誤以

爲倉頡考之通典乃姚察漢書訓纂耳今無取也杜林書亡
見于隋志故唐人引倉頡三倉多襍反語實出郭璞爲多或
亦名張揖然應劭晉灼及張衡賦舊注所稱倉頡皆在揖璞
之前實是揚杜之書無可疑者今依諸書所引存揖璞名餘
或古說蓋未可別且以璞注此書親見漢人訓纂諒非無据
矣夫倉頡本篆書班固云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復異所
謂秦篆又云倉頡多古字許君亦云所謂小篆則此篇之字
自當具在說文而今慄慄叵倂之屬並非正字當由漢魏隸
書盛行亦或傳寫此篇故多譌謬改便驚俗今附見諸部旁
標正文都由考据得之非臆見也漢律學僮試諷籀書爲吏
又以八體課最爲尙書史唐國子監五分其經以爲業暇則
命習隸書國語說文字林三倉爾雅故其時學人能通古文

訓故用字廣至萬餘皆有依据如揚雄司馬相如陸機等所
著詞賦猶取凡音平音舉音敗音蚩音蚩諸文六代翻譯傳經衣
笄笄鳥鳩之屬亦多借倉雅難字豈非家有傳書教學多方
者歟自是厥後羣書日亡小學不課儒者識字日少九經所
存不能通記行用之字數千而已官府吏民文簿滋繁字或
不給于是造爲俗書不按經典如今以套代韜卡代峯抄代
笄挖代窆及豎皆見說文流俗相傳愈失其本宋儒說字至以如
心爲恕立心如一日爲恒教者教乎孝故從孝以此而言甚
於馬頭人人持寸之類矣 國家廣求遺書藏在 祕閣其
有佚者儒臣多依永樂大典撰集成編說文既盛行于時惟
倉頡不可得倉頡者許君所据特成于眾手又隨章句成義
多非六書本訓故有異于說文者若陶用劄訓郭用寧訓強

本蟲也而以為健殿本擊也而云大堂有謬于說文者若爨
从同象持甌而以為持缶繭从帶省而以為帶聲有長於說
文者若贖臍俱臍也而以為贖為多汁臍為少汁繒帛也而
以為襍帛繒絮也而以為細絮觀其會通要是古書不可不覽
頃禮部儀制司任君大椿集字林八卷索之彌月始獲一見
星衍以戊辰之歲讀書江甯五官寺閣游覽內典見元應所
著并釋慧苑華嚴經音義引倉頡為多隨加鈔撫兼采儒書
閱五年矣粗具條理刊而行之庶亦小學之助元應慧苑之
書世多不傳南宋人博雅如朱子王應麟亦未之見中引古
書尤多足與陸德明經典釋文並垂于世星衍又嘗掄揚其
實屬友刊行焉

重校方言序

盧文弨

方言至今日而始有善本則吾友休寧戴太史東原氏之爲也義難通而有可通者通之有可證明者臚而列之正訛字二百八十一補脫字二十七刪衍字十七自宋以來諸刻洵無出其右者乾隆庚子余至京師得交歸安丁孝廉小雅氏始受其本讀之小雅於此書采獲裨益之功最多戴氏猶有不能盡載者因出其鈔集衆家校本凡三四細書密札戢蓄行間或取名刺餘紙反覆書之其已聯綴者如百衲衣其散度書內者紛紛如落葉勤亦至矣以余爲尙能讀此書也悉舉以畀余余因以考戴氏之書覺其當增正者尙有也劉歆求方言入錄子雲不與故藝文志無之乃班氏于雄本傳舉其所著書亦闕方言世不能無疑考常璩華陽國志載雄書凡大元法言訓纂州箴反離騷皆與傳同而不及四賦乃云

典莫正於爾雅作方言此最爲明證應劭而下稱引日益多是書遂大著其卷數則歆書中云十五卷郭景純序亦云三五之篇隋唐以下志皆云十三卷并合與遺脫不可知然定在郭注之後宋志又云十四卷當因劉歆書與雄答書向附在簡末者亦別爲卷而并數之也雄識古文奇字嘗作訓纂篇今不傳趙宋時書學生亦令習方言則方言中字其傳授必有自如家邨荪齋傳嚶之類凡舊所傳本皆然考之漢隸亦有證據正不必執說文之體以盡易之又其中有錯簡兩條亦尙有字當在上條之末而誤置下條之首及不當連而連者有過信他書輒改本文者注及音義又有遺者誤改者余以管見合之丁君校本復改正百廿有餘條具著其說可覆案也郭氏注爾雅三卷又有音義一卷則知此書之音亦

必不與注相雜。廁後人取便讀者，遂併合之。以郭音古雅難曉，又附益以近人所音。如通志載有吳良輔方言釋音一卷，此書當有摭摭及之者。余欲使注自爲注，仿劉昭注補續漢志之例，進郭注爲大字，而音則仍爲小字。雖未必卽還景純之舊觀，然要使有辨焉。爾至集各家說及文昭之說，上又加圓圍以隔之。戴書已行世，故唯錄其切要者。舊本又有云字一作某者，疑出於晁公武。予止氏案晁讀書志云：予傳方言本于蜀中，後用國子監刊行本校之多，所是正其疑者兩著之。据斯言，則知爲晁氏所加無疑也。予嘉丁君之績，而惜其不登館閣，書成不得載名于簡末，世無知焉。又其所緝綜者，紛綸參錯，不易整比。久久將就散失，不愈可惜乎？故以餘閒爲成就之。如此丁君名杰，今已成進士，待學博士闕于杭州。

其學實不在戴太史下云

校正白虎通序

盧文弨

乾隆丁酉之秋故人子陽湖莊葆琛見余於鍾山講舍攜有所校白虎通本此書訛謬相沿久矣葆琛始爲之條理而是正之厥功甚偉因亟就案頭所有之本傳錄其上舟車南北時用自隨并思與海內學者共之在杭州楷寫一本畱於友人所在太原又寫一本所校時有增益後又寫一本寄曲阜桂未谷今年家居長夏無事決欲爲此書發雕復與二三友人嚴加攷覈信合古人所云校書如讐之愔凡所改正咸有據依於是元明以來訛謬之相沿者幾十去八九焉梓將畢工海甯吳槎客又示余小字舊刻本其情性篇足以正後人竄改之失蓋南宋以前本也歟其餘異同皆于補遺中具之

此書流傳年久間有不可知者闕之然要亦無幾矣因撮其略爲之說曰事必師古而古人又誰師哉道之大原出於天古人凡事必求其端于天釋尙書者於稽古有異說余以爲稽攷古道古道卽天也天何言哉稽攷古道是乃堯之所以同于天也古之聖人凡命一名制一事曷嘗不本之於陰陽參之於五行原其始以要其終窮則變而通則久其有不知而作者乎必無是也讀是書可以見天人之不相離而凡萬變之相嬪乎前無一非出於自然者曾私智小慧之可得與其間哉顧說之不免有歧者何也天體至大仁者見仁知者見知昭昭之天何莫非天當時天子雖稱制臨決而亦不偏主一解以盡繩衆家之說此猶吾夫子多聞見而擇之識之之意云爾世有善讀者則此書之爲益也大矣倘泥其偏端

掩其全美而輒加以輕詆未豈可哉若夫是書之緣起與歷代相傳卷帙異同之數則具見於葆琛之所爲攷余又奚贅

廣雅疏證序

王念孫

昔者周公制禮作樂爰著爾雅其後七十子之徒漢初綴學之士遞有補益作者之聖述者之明卓乎六藝羣書之鈐鍵矣至於舊書雅記詁訓未能悉備網羅放失將有待于來者魏太和中博士張君稚讓繼兩漢諸儒後參攷往籍偏記所聞分別部居依乎爾雅凡所不載悉著於篇其自易詩書三禮三傳經師之訓論語孟子鴻烈法言之注楚辭漢賦之解識緯之記倉頡訓纂滂喜方言說文之說靡不兼載蓋周秦兩漢古義之存者可據以證其得失其散逸不傳者可藉以闕其端緒則其書之爲功于詁訓大矣念孫不揆櫛昧爲之

疏證殫精極慮十年於茲以詰訓之旨本於聲音故有聲同字異聲近義同雖或類聚羣分實亦同條共貫譬如振裘必提其領舉網必挈其綱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嘖而不可亂也此之不孺則有字別爲音音別爲義或望文虛造而違古義或墨守成訓而勘會通易簡之理旣失而大道多歧矣今則就古音以求古義引伸觸類不限形體苟可以發明前訓斯凌雜之譏亦所不辭其或張君誤采博考以證其失先儒誤說參酌而磨其非以燕石之瑜補荆璞之瑕適不知量者之用心云爾張君進表廣雅分爲上中下是以隋書經籍志作三卷而又云梁有四卷不知所析何篇隋曹憲音釋隋志作四卷唐志作十卷今所傳十卷之本音與正文相次然館閣書目云今逸但存音三卷是音與廣雅別行之證

較然甚明特後人合之耳又憲避煬帝諱始稱博雅今則仍
名廣雅而還音釋於後從其朔也憲所傳本卽有舛誤故音
內多據誤字作音集韻類篇太平御覽諸書所引其誤亦或
與今本同蓋是書之譌脫久矣今據耳目所及旁考諸書以
校此本凡字之譌者五百八十脫者四百九十衍者三十九
先後錯亂者百二十三正文誤入音內者十九音內字誤入
正文者五十七輒復隨條補正詳舉所由廣雅諸刻本以明
畢效欽本爲最善凡諸本皆誤而畢本末
誤者不在補正之列最後一卷子引之嘗習其義亦卽存
其說竊放范氏穀梁傳集解子弟列名之例博訪通人載稽
前典義或易曉略而不論於所不知蓋闕如也後有好學深
思之士匡所不及企而望之

重鈔說文繫傳序

徐堅

秦燔書而文字亡許氏說文之作所謂迴狂瀾於旣倒者也
書中目錄五百四十字卽仍皇韻十五篇之舊而分爲諸部
之首觀其部叙位置各有條貫自徐氏錯說文韻譜出而許
氏之旨晦然其兄鉉嘗謂聲韻區分便於檢討蓋非全書明
矣至李氏燾乃割取說文字始東終甲編爲四聲而名之爲
五音韻譜則是四聲五音之不分其謬已甚近今坊間行本
所謂川本者不知出自何人卽李氏所編削其序而逸其名
強以許氏前後二序及徐鉉等進表雍熙三年牒並列于前
名之曰許氏說文解字五音韻譜外錯乖迕莫可窮詰前人
著書之義漸滅無餘矣及讀徐氏錯所撰繫傳一書而後許
氏之旨暢然大明不惟始一終亥之次無容倒置且足徵韻
譜之作乃其自成一書無有增損于許氏也其言約而盡宏

而肆攷據典核淹貫博洽通論祛妄諸篇尤爲殫心之作顧
習之者少其書莫傳湮沒于塵埃灰燼者蓋不知凡幾矣按
是書在熙寧時已有殘缺尤文簡公所謂在三館中得之一
半斷爛不可讀乃從葉石林氏借得鈔本補足可知版本之
亡久矣傳錄相承差誤日益脫落殘缺莫之或正噫古之所
謂小學者乃今爲絕學可慨也哉淮陰吳山夫王搢氏喜習
六書學家貧不能致書嘗借鈔於諸相識中寒暑靡間裒然
成帙人或有过而笑之者山夫不顧也予來淮之二年始得
與之交有厚契時相過從間出是書相賞曰是得于吳郡薄
君自昆者因其游裝匆促分遣諸弟子鈔錄其中錯譌脫落
殆倍于原書時方從事金石存卒卒未暇正也予亟假閱倩
人錄成適得汲古閣所鐫宋本說文解字是眞徐鉉所校本

也相與校勘字櫛句比疑實乃生闕者補之譌者正之裨益之功蓋得十之三四至如楚金所述譌而無從正者仍之意同而文有小異者兩存之經傳雜呈丹鉛並進累旬而竣工乃序是書所得之由并附一隅之說如此試以質之山夫知不免邯鄲之誚也

字林考逸序

任大椿

唐六典載書學博士以石經說文字林教士字林之學閱魏晉陳隋至唐極盛故張懷瓘以爲說文之亞今字書傳世者莫古於說文玉篇而字林實承說文之緒開玉篇之先字林不傳則自許氏以後顧氏以前六書相傳之脈中闕弗續夫玉禾琰樹至寶也雲雷之觚丁辛之卣貴器也藏而忽散苟旦旦而購之物物而積之其復也雖未必稱其藏也而纖悉

足珍矣余於字林亦同斯志爰是參覈典墳兼及二藏音義
鈎沈起滯積累歲年遂成八卷綴集旣竣復綜論之昔人謂
字林補說文之闕而實亦多襲說文爾雅釋天釋文謂籀字
林作震而不知說文原作震五經文字謂字林以諡爲笑聲
而不知說文原以諡爲笑聲于此見字林本集說文之成非
僅補闕而已乃其補闕又非一端有說文本無而增之者如
五經文字所云祧禰逍遙是也有說文本有而文各異體者
如說文作蜡字林作蜡說文作珎字林作瑱是也至說文載
古文籀文李燾疑爲呂氏增益後人因而附入豈知叔重原
書本合古籀不待增益封演爲呂氏更按羣典搜求異字撰
爲字林然則忱所補者書非一體後人未必專取古籀收系
許氏此其說未精究者也余爲是編蒐羅散佚忱書體例略

見于茲諸家異說多所考鏡然而載籍極博耳目易窮未克求諸六合之外而先失諸跬步之間補遺正誤是又俟諸博識君子矣

漢隸字原攷正序

錢塘

丁君小正以所著漢隸字原攷正一書屬予爲叙且曰我於是書未暇悉據說文之指刊定其是非自愧所言甚淺未足以示後奈何予曰是固無庸深也文字之興數千年古惟有篆而已一變而有隸再變而有今之俗書隸之視篆體制不同故義例亦異篆之用員員則曲直全半無改而不得其宜隸之用方方則不宜曲而宜直不宜半而宜全故篆之字有變爲隸而不復成形者則假借以通之假借之涂旣啟于是悉破篆文謹嚴之例而惟其所用其始也本無其字而姑用

他文其繼也本字尙存而以他文代者幾於不可致詰蓋惟其聲之同而義固可勿問焉矣然而猶愈于俗書者其時去古未遠淺夫瞽儒創撰一切無義無例之字尙未出其所假借者不越乎漢世通行之隸書而未嘗有晉宋齊梁間一字孱入其中是以好古之士有取焉非取其盡合于篆也取其不至大悖乎篆而已矣校是書者刊其傳寫之異於石刻可也不則刊其傳寫不誤而誤釋之者亦可也若篆本爲某字而隸譌爲此字正漢人假借之文何必一一而刊之哉且今經典之文雖遭後人改竄而沿漢人之舊者亦不少矣今能以其不合于篆而一一刊之乎將以復古而先蹈改經之咎未見其可也是書之不必盡刊何以異焉蓋近世有據說文以校是書者或且震以爲二徐林罕郭忠恕之儔予謂此直

一識字之人能之耳彼之爲此所以求此名也然以之論篆則可以之論隸則非矣君之書固適得乎隸之誼例也而何病于淺也哉丁君曰善夫子之論隸也其卽以爲我書叙遂書於篇端

字體辨譌序

沈起元

余先大夫之外祖父莊谿王先生嘗著說文論正爲書數萬言先生常言自詞章訓詁之學興而大學廢自制義之學興而小學廢子弟束髮受書惟事摩聲襲貌弋科名爲務無論聖賢教人爲學之道置不復問卽經文字盡懵不加考終日讀書不識六義八體爲何物卽謂之不知書可也書成未及梓里中宋子蔚如一見驚喜手繕訖乃歎坊本四書謬訛貽誤後學不少宗其說爲字體辨譌蓋自篆而籀自籀而隸自

隸而楷有屢變而不失其宗者得蔚如是書使人知偏旁點畫有毫不可苟者蔚如之爲功於小學切矣蔚如奇士也少孤母孀居終身不娶以奉母家貧日坐市肆營什一肆中障小屏書滿其案市者至趨出爲市市已卽隱屏讀書嚴寒溽暑終夜不輟初借書以讀資稍餘則購書已而書略備而於僻書未刻書尤好之重之窮晷繕錄卒乃爲里中書藪士大夫求書及書肆所無必如蔚如是訪蔚如初未從師久乃通大義於水利興廢典故沿革儒先語類明季遺事尤珍重考核昔年牧令脩鎮洋縣志顧行人引致纂脩實多所訂正今蔚如老且病無後所購書行散佚余因序辨譌一書而並及之使後之人知吾州有宋蔚如其人也蔚如名賓王

隸八分辨序

厲鶚

新安方子君任作隸八分辨或以爲方子有志於古之道者也曷不觀馬鄭王許諸儒之會通發濂洛關閩諸賢之壺奧以勒成一書而先從事於此予曰此卽方子有志於古之道之一端也道載於文文散於事古者保氏之所敎學童之所習莫不漸其形聲以通知天下之事而昌黎亦云爲文宜略識字字莫古於古文大篆其詳不可得聞矣莫備于小篆隸八分皆自秦時敎造以迄於今予嘗謂始皇雄材大略不獨設郡縣築長城爲千古無窮之利卽其有功于文字亦千古不易之軌則也李斯作小篆程邈作隸王次仲作八分三體本自判別後世自歐陽永叔洪景伯吾子行諸公誤以八分爲隸由不知隸卽今之正書而八分取義亦未之講也善乎蔡文姬之言曰割程邈字八分取二分割李篆字二分取八

分故謂之八分而隸與八分之辨已如列眉矣方子博極羣籍援引富而評駁精畱心游藝之學何莫非形而上者之所寓歟吾友金冬心處士最工八分得漢人筆法方子曾求其書孝經上石以垂永久用暴秦之遺文刊素王之聖典方子眞知所從事而衛道之心至深且切也夫

六書論自序

戴震

自昔儒者孰有不出於小學乎哉六書古人之小學也周官保氏掌之以教國子司徒掌之以教萬民而大行人所稱諭書名聽聲音又屬瞽史分職專司故其時儒者治經有法不歧以異端後世道闕小學不脩古文絕于嬴氏佐隸起於獄吏三倉急就之流肆意省改漢興百餘年始徵小學之士令說文字未央廷中光武時馬援上疏論文字之譌謬及賈侍

中脩理舊文許叔重從受古學撰說文解字則在安和已後
今考經史所存漢時之言六書也馳爲三說一見周禮注引
鄭司農解一見班孟堅藝文志其一則許氏叙說文解字書
首頗能詳言之班鄭二家雖可以廣異聞而綱領之正宜從
許氏厥後世遠學乖罕覩古人制作本始謂諧聲最爲淺末
者後唐徐鍇之疎也以指事爲加物於象形之文者宋張有
之繆也謂形不可象則指其事事不可指則會其意意不可
會則諧其聲者諸家之紛紜也謂轉聲爲轉注者起於最後
於古無稽特蕭楚諸人之臆見也蓋轉注一條殆二千餘年
莫能援古而知其義矣六書也者文與字之綱領而治經之
津涉也載籍極博統之不外文字文字雖廣統之不越六書
綱領旣違論譔日滋故考自漢已來迄于近代各存其說駁

別得失爲六書論三卷凡所不載智者依類推之以拾遺補藝將有取乎此也

漢魏音自序

洪亮吉

古之訓詁卽聲音易說卦曰乾健也坤順也論語曰政者正也基之爲始叔向告于周枏之爲耗梓慎言于魯又若王制刑者例也例者成也展轉相訓不離初音漢儒言經咸臻斯義以迄劉熙釋名張揖廣雅魏晉以來聲類字詁諸作靡不皆然聲音之理通而六經之旨得矣許君爲說文解字字各著聲覽而易明斯爲至善又通其變爲讀若聲近之言則達嚴詁字之精杜鄭說經之例義或不可同而音皆轉相訓亦其善也蓋有定者文也無定者聲也卽一字一聲而讀又有輕重緩急古今風土之不同如台之爲吾吾之又爲我伊之

爲而而之復爲爾也古人音聲清故爲台爲伊中世稍轉則爲吾爲而後人口語重則爲我爲爾以及旄之讀爲繆閨之讀近鴻則急氣緩氣之分秦呼卷爲委齊呼卷爲武則齊人秦人之別若一以孫炎沈約以後之音例之則重讀者不能輕急讀者不容緩台伊遞降旣淆今古之聲委武隨方又擯齊秦之語反語出而一字拘于一音四聲作而一音又拘于一韻而聲音之道有執而不通者焉是以里師授讀俗士言詩皆執音韻之書以疑天籟越客適秦魯人入蜀又泥聽聞之素以訝方音由聲音之道不明欲合輕重緩急之讀爲一音強東西南朔之聲出一口也夫求漢魏人之訓詁而不先求其聲音是謂舍本事末今漢魏音之作蓋欲爲守漢魏諸儒訓詁之學者設耳止於魏者以反語之作始于孫炎而古

音之亡亦由於是故以此爲斷焉又嘗考之漢廷諸儒精研
聲訓厥惟許君而康成次之許君之義均見說文外又有注
淮南王書今不傳惟道藏中淮南鴻烈篇二十八卷尙題漢
南閣祭酒許慎注或當有據然世所盛行之本則皆題漢涿
郡高誘注今考許君之注有淆入誘注中者或本誘采用許
君之說後人遂誤以爲誘也今略論之淮南王書輔其肘高
誘注輔讀近茸急察言之又羃者扣舟高誘注今沈州人積
柴水中搏魚爲羃皆與說文之說同此類尙多以是知許君
之注有淆入誘者矣康成注易詩書三禮及易緯乾坤二鑿
度等皆有音讀今考漢書音義有鄭氏薛瓚云是鄭德晉灼
云北海人不知其名按漢書高帝紀盱眙注鄭氏音煦怡武
帝紀蛇邱注鄭氏蛇音移郊祀志推終始傳注鄭氏音亭傳

而史記集解皆作鄭元漢書揚雄傳祛靈燭注鄭氏祛音怯而文選注亦作鄭元是漢書音義所稱鄭氏蓋康成居多故晉灼亦曰北海人也其間有出于鄭德者如高帝紀方與注音房預之類集解亦別標出之裴駙劉宋時人必非無據是康成又或爲漢書音義世所不及知矣今以許鄭二君之說參校又各有異同許君云豐从豆象形而康成儀禮大射儀注云豐其爲字从豆曲聲今考曲不成字不當爲聲康成蓋誤以象形之字爲諧聲也許君云櫛从木執聲而康成考工記注云櫛讀如涅从木熱省聲今考執本可作聲不必從熱省許君云裘古文作求而康成詩箋云裘當作求聲相近故也今考裘求本一不必改字合此數條疑許君之說爲長矣蓋許君生及東漢之初親從賈逵衛宏等問受其于西漢諸

儒張敞劉向揚雄鄭興等不啻親承提命其學既專故其說獨博而諦又非他儒之所可及也今編次仍從說文舊部而以所無者附見于後或說文所有而後復譌爲他字者則注云某字本某字不移其部若傳譌已久則亦各從其部正附兩列焉其後儒以反語改漢人之音者亦置不錄以非其舊也排比闕失成于六句演贊前後斷爲四卷書成值乾隆四十九年歲在闕逢執除長至日爰付之梓庶幾諧聲故讀復厥舊音反語四聲此爲前導云爾

古韻標準序

羅有高

古無韻字江氏言韻者通俗文也顧炎武因韋光遠之云明韻之爲均引唐書楊攸傳曰夫旋宮以七聲爲均均言韻也又引楊慎曰李善注傅毅舞賦注繁欽與魏文帝牋並引樂

計圖徵曰聖人往承天以立五均均者六律調五聲之均也
鵠冠子曰五聲不同均晉灼注子虛賦曰文章假借可以叶
均予嘗攷之經典傳注及舊史言均其義卽今俗韻字義者
蓋不止此先鄭注周禮成均云均調也樂師主調其音大司
樂主受此成事已調之樂後鄭注乃奏黃鐘歌大呂云以黃
鐘之鐘大呂之聲爲均者黃鐘陽聲之首大呂爲之合注凡
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云六者言其均皆待五聲
八音乃成也尙書疏堂上之樂皆受笙均堂下之樂皆受磬
均國語泠州鳩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攷中聲而
量之以制度律均鐘百官軌儀韋昭注云均者均鐘木長尺
有弦繫之以均鐘者度鐘大小清濁也漢大予樂官有之後
鄭注大司樂云以中聲定律以律立鐘之均疏中聲謂上生

下生定律之長短度律以律計自倍半而立鐘之均均卽是應律長短者也後漢書天子常以日冬至御前殿合八能之士陳八音聽樂均度暑景候鐘律權土灰放陰陽冬至陽氣應則樂均清景極長黃鐘通土灰輕而衡仰夏至陰氣應則樂均濁景極短蕤賓通土灰重而衡低進退于先後五日之中八能各以候狀聞章懷注引薛瑩書太常樂丞鮑鄭言移風易俗莫善于樂樂者天地之和不可久廢今樂官但有太簇皆不應月律可作十二月均各應其月氣隋書音樂志漢樂官縣有黃鐘均食舉太簇均又引荀勗論三調爲均首者得正聲之名雅樂以宮爲本歷十二均而作又云周武帝時有龜茲人蘇祗婆善琵琶聽其所奏一均之中間有七聲調有七聲以其調校勘七聲冥若符合就此七調又有五旦

之名巨作七調以華言譯之巨者謂均也其聲亦應黃鐘太簇林鐘南呂姑洗五均以外七律更無調譯遂因其所捻琵琶弦柱相引爲均推演其聲更立七均均之見于舊文者大略如此後鄭注大司樂不从先鄭已成之事已調之樂之說而引董仲舒五帝之學之說不知五帝之學之爲成均也名也已成之事已調之樂則其義也何爲而不从之也古者成均之教莫詳于樂理性情順道義莫精于樂感天地天神地祇人鬼操變地產莫神于樂樂終而德尊莫盛于樂始入學而學樂及其成也亦必于樂焉論語曰成于樂是也故樂之調得專名樂之義也後人謂均爲調故七均後爲七調韻之爲言猶調之云也若然則均之爲韻非俗師妄造則傳寫承譌也夫小學六書經藝之根柢政教之權輿訓詁指歸爾雅總

其鈴鍵形體孳益說文詳之惟有音道自成均古法不傳樂器散缺眞解殆絕至於韻學一端在古誠爲醕醢黃小受詩當卽通曉音部而後世老生大儒蒙繆不省因襲固陋不能復古否則私智穿鑿疑誤後來愈無譏矣六朝諸子精究今韻具有倫次而頗惜其不兼存古讀是以秦漢以前有韻之文顛沛割裂不復成章若夫三經三緯古樂體質謳歌依之以永言金石依之以諧聲邕好德之根蓼立中和之基始而乃遷就方土膠泥夙見轉益聲牙何能通導性靈興發蹈舞故顧氏音學五韻之功於是爲大江氏因之撰古韻標準宣決顧氏之蔽匡正闕失易氣平心求其是當厥事尤偉間有一二未允而爲有高耿耿之明所及知者竊附論諸本書各韻之委哲人覽之或可取裁乎莊周曰萬物皆種也以不同

形相嬗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是謂天均是說也其談韻之至精者乎司馬遷曰神生于無形成于有形然後數形而成聲故曰神使氣氣就形形理如類有可類或未形而未類或同形而同類類而可班類而可識聖人知天地識之別故从有以至未有以得細若氣微若聲聖人因神而存之雖妙必效情核其華道者明矣是說也其談韻部之至精者歟知斯二說者可絲叶韻而得律呂之情可絲析韻而通制樂之道予觀江氏書其論韻有微詣焉蓋庶幾乎知此者其書可貴也

周秦名字解故序

王引之

名字者自昔相承之詁言也其所用者不越方俗之恒而義相比附文相注釋三代詁訓於是乎存疏通而證明之學者

之事也夫詁訓之要在聲音不在文字聲之相同相近者義每不甚相遠故名字相沿不必皆其本字其所假借今韻復多異音畫字體以爲說執今音以測義斯於古訓多所未達不明其要故也今之所說多取古音相近之字以爲解雖今亡其訓猶將罕譬而喻觸類而長焉爰考義類定以五體一曰同訓字子我常字子恒之屬是也二曰對文沒字子明宛字子惡之屬是也三曰連類括字子容側字子反之屬是也四曰指實丹字子革啟字子閭之屬是也五曰辨物鍼字子車鱸字子魚之屬是也因斯五體測以六例一曰通作徒字爲都偃字爲𡗗之屬是也二曰互注籍字子禽亢字子籍之屬是也三曰辨譌虔字爲黔高字爲克之屬是也四曰比例得字子玉貽字子金之屬是也五曰合聲徐言爲成然疾

言爲旃之屬是也六曰雙聲結字子期達字子姚之屬是也訓詁列在上編名物分爲下卷衆著者不爲贅設之詞難曉者悉從闕疑之例上稽典文旁及謠俗亦欲以究聲音之統貫察訓詁之會通云爾至于解釋不明援引鮮當大雅宏達其有以教之矣

湖海文傳卷二十三

青浦王 祖德甫輯

序

校刻逸周書序

謝 壘

周書本以總名一代之書猶之商書夏書也自漢以來以所傳五十八篇目爲尙書而於尙書所載周書之外以七十一篇者稱之爲周書而別之劉向以爲孔子刪削之餘第漢志載周書七十一篇卽列於尙書之後而總繫之以辭則究未嘗別之於尙書之外也至隋志始降列雜史之首以爲與穆天子傳俱汲冢書然漢志未嘗列穆傳則其非出自汲冢可知不當牽合愚嘗玩其文義與尙書周時誥誓諸篇絕異而其宏深奧衍包孕精微斷非秦漢人所能彷彿不第克殷度

臣爲龍門所引用也明堂見於禮記職方載在周官其文雖小異要不足爲病而箕子月令想卽洪範呂覽所傳之文周史所記載者也惟其闕佚旣多又頗有爲後人羈入者篇名亦大率俗儒更易必有妄爲分合之處其序次亦未確當如大匡爲荒政第四卷王在管時不當復以名篇且文內大匡中匡小匡意不可解時訓似五行傳諡法與史記正義大同殷祝雜出殷事與王會篇末成湯伊尹語皆爲不類若太子晉一篇尤爲荒誕體格亦卑弱不振不待明眼人始辨之也愚謂是書文義酷似國語無疑周末人傳述之作其中時涉陰謀如寤儻之歎謀泄和寤之記圖商多行兵用武之法豈卽戰國時所稱太公陰符之謀與時蓋周道衰微史臣掇拾古訓以成此書始於文武而終于穆王厲王也好古之士所

宜分別觀之立乎千載以下讀千載以上之書而猶執篇目之多寡以繩之豈不誤哉

校刻韓詩外傳序

趙懷玉

漢志韓詩內傳四卷外傳六卷故三十六卷說四十一卷隋志厘有內外傳內傳益以薛氏章句爲二十二卷外傳析爲十卷今內傳已佚間散引於諸書嘗欲仿朱子之意寫爲一書卒卒苦未能就若外傳篇目合之隋志則固居然足本也自明以來屢有鋟本惟虞山毛氏較善而譌脫亦復不免旣取數本參校其別見諸子與此相出入者亦疏證于下譌者正脫者補義得兩通者並列焉燕學望漏無以自信未敢示人也歲戊申餘姚盧弓父先生來主吾郡講席洽間舉遺日以表章周秦兩漢之書爲事丹黃黹勘一字弗苟過從之暇

偶及是書先生出手定本見示嚴核博綜略無遺憾乃取向所參校者改竄而附益之於是未敢自信者藉可質之於世矣聞嘗思之當漢之盛燕趙間好詩言詩者實由韓生毛公趙人其原未必不由韓氏鄭康成亦先通韓詩故注周禮禮記與箋詩頗異然則毛鄭固皆出於韓而人乃退韓而尊毛鄭隋唐之際韓詩尙存已無能傳之者厭故喜新數典忘祖蓋非一朝一夕之故矣或曰是謂內傳言之至外傳則多雜說且不合經義子何好之深也夫爲詩首忌固哉告往貴知來者三百之陳初無達詁一隅之舉可以例餘徒案迹而議性情是猶閉牕而欲觀天地之大也班書言嬰推詩人之意作內外傳數萬言後人顧訾其不合詩意何哉特是外之云者與內固殊大醇小疵所在而有雖大理之號偶誤漢官阿谷

之辭或出後世要之觸類引伸不謬乎主文譎諫讀者苟知
抉擇以歸勸懲謂之引詩證事可也卽謂之引事明詩亦可
也

尙書大傳序

盧見會

漢濟南伏生著尙書大傳四卷鄭康成爲之注案伏生傳尙
書授同郡張生及千乘歐陽生張生授夏侯都尉都尉授族
子始昌始昌授族子勝爲大夏侯勝傳從兄子建爲小夏侯
由是今文尙書有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之學立於學官訖東
漢末相傳不絕及晉永嘉之亂三家並亡考漢書藝文志伏
生所傳經二十九卷傳四十一篇鄭康成序謂章句之外別
撰大義劉子政校書得而上之其篇次與藝文志合卽今大
傳是也此書元時尙存前明未聞著錄嘗歎山東大師伏生

冠于漢初康成殿于漢末而大傳一書出自兩大儒此吾鄉
第一文獻也曩畱心訪求近始得之吳中藏書家雖已殘闕
然五行傳一篇首尾完具乃二十一史史志之先河也三家
章句雖亡而今文之學存此猶見一班爲刊而行之并附康
成集于卷末俾後之求漢學者知所考焉

尙書大傳考纂序

沈彤

余自少治尙書於孔蔡傳義外旁及者十餘家旣念尙書之
有傳自伏生尤見重於羣儒凡二千年之撰述多所援引惜
其本散亡而不得尙論焉執友烏程董君訥夫有才子壻之
亦以伏生所爲大傳書最古而罕完乃日隨所讀書考而纂
之旣成編訥夫因示余而屬題其首余反覆周覽知大傳之
爲功於尙書實大也夫尙書載二帝三王治天下之道以垂

訓來哲固有百篇伏生所謂傳乃特其四之一顧三帝三王
治道之不見尙書者往往載焉雖閒有駁雜傳會僅可資後
學之參稽然其論道經邦制度文爲之損益果出於二帝三
王而粹且精者亦足爲治天下者之所宗則大傳之爲功於
尙書不旣大乎然非有堅之之考纂其孰從而讀之而論之
而用之則考纂之爲功於大傳亦豈小也抑大傳乃條舉尙
書事辭采他籍爲之申證若韓詩外傳者流經語與傳語本
各並具今此書並具者誠多而不具傳語獨具其經不具經
語獨具其傳或語雖並具而不倫且重出者亦皆有之蓋堅
之考纂於羣儒撰述之中隨其所采而采焉故其體非一也
堅之性靜敏少承尊甫學於經註異說能折其中纂此書輒
審定於尊甫厯十年乃成云

重刻大戴禮記序

盧見曾

大戴禮十三卷向不得注者名氏朱子嘗以爲鄭康成亦以其精核有似之者然其間有引鄭說及郭象孫炎之言唯王深寧斷以爲北周盧景宣所注景宣名辯本傳云以大戴禮未有解詁乃注之其兄景裕謂之曰昔侍中注小戴今爾注大戴庶纂前修矣然今所傳唯二十四篇有注其餘十五篇無注朱子亦謂其不可曉則在宋時本已然矣此書篇第或闕或重頗亦爲後人所更易如明堂之制本卽在盛德篇中魏李謐著論梁劉昭注續漢志及唐杜氏通典皆如此今又別出明堂篇第六十七非也其他如投壺公冠等篇皆錯亂難讀學者病之余家紹弓太史於北平黃夫子家借得元時刻本以校今本之失十得二三注之爲後人刊削者亦得据

以補焉又與其友休甯戴東原震泛濫羣書參互考訂既定而以貽余夫以戴書盧注經千百年後復有與之同氏族者爲之審正而發明之其事蓋有非偶然者因亟授諸梓獨惜侍中小戴注不傳但散見于諸經注疏中昔朱子嘉東漢諸儒說禮甚有功而以待中爲稱首安得更爲之搜輯次比之以傳乎

大戴禮記補注序

阮元

今學者皆治十三經至兼舉十四經之目則大戴禮記宜急治矣夏小正爲夏時書禹貢惟言地理茲則言天象與堯典合公冠諸侯遷廟豐廟朝事等篇足補儀禮十七篇之遺盛德明堂之制爲考工記所未備孔子三朝記論語之外茲爲極重曾子十篇儒言純粹在孟子之上投壺儀節較小戴爲

詳哀公問字句較小戴爲確然則此經宜急治審矣顧自漢至今惟北周盧僕射爲之注且未能精備自是以來章句潤淆古字更舛良可慨歎近時戴東原庶常盧紹弓學士相繼校訂蹊逕漸闢曲阜孔編修翼軒乃博稽羣書參會衆說爲注十三卷使二千餘年古經傳復明于世用力勤而爲功鉅矣元從編修之嗣昭虔得觀是書編修之弟廣廉付刻元爲序之元鄉亦曾治是經有注有釋鄙陋之見與編修間有異同今編修書先行元寫定後再以質之當世治經者

家語疏證序

陳鱣

今世所傳家語十卷凡四十四篇王肅注昔人多疑之而未
有專書同郡孫頤谷侍御作疏證六卷斷爲王肅僞撰余讀
而歎曰詳哉言平猶捕益者之獲得真臧矣案漢書藝文志

家語二十七卷師古曰非今所有家語唐書藝文志王肅注
家語十卷其卽師古所言今所有與班史所志皆劉向校定
古人以篇爲卷今本四十四篇校漢志增多十七篇吾友錢
君廣伯頗疑漢志所稱二十七篇卽在今四十四篇中且以
尙書之二十八篇爲證余竊以爲不然尙書孔傳及家語俱
王肅一人所作尙書二十八篇漢世大儒皆習之肅固不敢
竄改唯于僞增之篇并僞爲孔傳以逞其私至於家語肅以
前儒者絕不引及肅詭以孔子二十二世孫猛家有其書取
以爲解觀其僞安國後敘云以意增損其言則已自供舉狀
然而肅之自敘首卽以鄭氏學爲義理不安違錯者多是以
奪而易之夫敘孔子之書而先言奪鄭氏之學則是傳會古
說攻駁前儒可知矣又自敘引語云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設者不知爲誰多妄爲之說孔子家語弟子有琴張一名牢
字子開一字張衛人也攷鄭注論語牢弟子子牢也肅之所
爲談者卽指鄭氏夫論語記弟子不應稱名漢白水碑琴張
琴牢判爲二人安得牽合若此邪馬昭去肅未遠乃于家語
一則曰王肅增加再則曰王肅私定斯言可爲篤論余固學
鄭氏之學者然非好爲附和黜王尊鄭蓋嘗平心讀其書而
決之耳因校閱家語疏證特書此以諗廣伯且質諸侍御幸
有以教余焉

十學薪傳序

呂泰

曩余事九溪子授晁景迂易式李鼎祚集解黃黎獻卦德統
論略例易數鈎隱圖葉少蘊書傳張子韶尙書詳說許叔重
說文董道詩故吳才老詩補音劉執中中義林奇卿周禮綱

目撫說陸德明經典釋文衛正叔集說余研悅五載通其說
辭歸後二年質張君佩瑜劉君海峰程君戢園知九溪子學
未盡再往受業授程泰之易原書譜呂芸閣禮記解張忠甫
古禮釋文識誤李宏範法言註音義卒業復授杜氏孔氏范
氏何氏孫明復氏劉敞氏劉仲修氏春秋卒業復授杜少山
王燭寶典甘石孤經統宗賈子明時令集解旁及歷代方輿
疆域書其諸測圓履方杪忽皆闡洞九章一以周思載湯若
望衷斷利瑪竇之太弱爲宗子太息曰先聖先師之道盡是
乎未也雖吾未知矧予也道懸虛器學據實得太學知易處
難處易持難持易措難措易行難行易成難弗克成也爲其
可成以傳後世傳道若傳薪火滅薪傳薪傳道不敝余默識
終身逮遊越遊閩覓梨洲氏三經微旨禮易要辨易禮會通

石齋氏三易洞璣往往脗合而於咸於萃於井則與洞璣別其音義迺取京氏積算條例陸秉氏意學朱載堉氏樂書李希才氏梅氏算書糾挾紕妄旅羈金華遂辨正房審權義海撮要鄭東卿疑難圖解唐大衍厯開禧立成三厯洞元黃應屋天象義府將行而聞九溪子訃山頽木萎吾將安仰昔者徐直方氏李伯平氏朱壽之氏家宗陶氏重相屬比歲鄭君炳也顧君震滄程君綿莊王君琴德朱君幼梁猥相推迺甄綜昔學于九溪子而敬述之予志也蓋統究先聖先師之訓詁義蘊以達於心之精微始知道原於天明行于人肇義文迄周孔燦矣備矣道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賅萬殊而一貫易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言道之統宗也孔子曰吾學夏禮杞宋存而文獻不足徵也又曰文武之

道未墜于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言道之
支條也是故道備於人成於學學之不講吾憂也天地定位
道行其間百姓與知聖人成能學然後體道成道河洛騰文
神聖順則觀玩彌綸與時偕極體用無內外祖述分異同丁
孟京田別于先荀劉馬鄭辨于後河北宗王氏之注江南判
十餘家孔穎達特識貫通持擇漢魏而三易尊陽康成輔嗣
無歧旨諸儒泥鄭立異此未解也孔子刪書斷自唐虞知來
知微紂于曾秦爲帝王無加爲典常無愆以昭瀆則以信戒
慎往者蔡邕書歐陽夏侯古文孔安國爲註而馬鄭莫窺皇
甫謚載之帝紀至劉焯劉炫崇信之華略失中并疑皇甫是
爲尊馬鄭乎疑經乎此未解也后稷公劉肇跡五三之盛文
謨武烈光熙鼎運之初積累而興陵遲而變近取殷鑒切陳

周衰故與尙書春秋表裏毛鄭之學大行晉宋已得綱維而鄙儒何允舒瑗妄肆附竊甚至改經此未解也禮原於天殺于地節文于百爲郁郁乎文辨難聚訟皆大小戴各自分門王鄭各自異註南北支派涇渭殊流徐遵明博通精審準則經文不苟同異挈其體要欲過康成而熊安不守師承轉引卮說不與薤瑣扶滯轉病遵明賈公彥謂九皇六十四氏皆有官厯稽唐虞夏殷周瞭如指掌乃以七可疑五不可信十三斷闕之說致疑周公致太平之書此未解也古言春秋家祖鄭興興所志約達微臧指事著實而已故凡說春秋家雖必引端竟委無取絜彼例此自分發傳之三體爲情之五例而文變而義殊夫體例觸類可長須枝葉從其本根而義理殊途揚鑣豈方圓通乎鑿枘杜預謂一字褒貶數句成言非

如八卦之爻可以錯綜爲六十四而賈景伯許惠卿尙引公
穀以生同異不知左氏侍聖杜氏傳左以叩指歸此未解也
先聖稽古端重授時差忒不明百度失理自古以降雖下閤
之尺何承天之儀器僧一行之鉤衡執天心而寅天工前聖
起質無歧焉史家不明厯法晉宋天文五星非次焉問其餘
唐宋元明天官間用泰西不識循古九章之義且左傳國語
具徵觀象人動天隨忽先忽後昭于符契是以京房馳奏言
過著龜理在地天之通其法仍準宿躔分次劃野爲刊縮氣
驗候故孤經曰一妄履象應光一妄動象應兆一庶民戕生
象流形俚儒分推步占驗爲兩學此未解也漢魏郡國疆域
已多注釋舛互南北分合割據尤增紀載牽附開寶熙寧綱
羅訂證元和郡國太平寰宇欲求志實綱舉目遺曾分兩界

之名未舉三條之要近吳人顧炎武爲宅京記繼見顧祖禹
方輿紀要謂其有體要而毀所記乃取顧氏書甄采之其命
意標新而爲圖則山名川號多失步伍祖禹謂履蹈五嶽余
不敢信古人之未經此未解也書契以來權輿六書以章經
典學官弟子宮禁黃門咸通小學陸璣詩疏綴珠連冊董彥
遠謝啟編玉連行並關傳箋之疏通間資金石之按勘近世
士夫習陋畏古罔明音義旣昧轉借之訓詁或述偏旁之部
分指元經爲鑿空訝雅箋爲臆見罔稽來歷率成著作小用
多杌隉之譏大逞羅專用之咎此未解也爰述子學其類目
分別爲十類各列例欲明其不得已之辨例多者至數十條
例先於書類終各系小序標其大旨書終則序其述學源流
若茲一易二書三詩四禮五樂六春秋七天文八地理九算

術十說文統名十學薪傳從校定者門人楊中行袁熙載章
堅中行從余謁九溪子袁熙載章堅私淑于余者也乾隆戊
辰孟冬朔日新建呂泰青陽甫曰序

五禮通考自序

秦蕙田

蕙田性拙鈍少讀書不敢爲詞章淹博之學塾師授之經循
行數墨恐恐然若失也歲甲辰年甫逾冠偕同邑蔡學正宸
錫吳主事大年學士尊菴兄弟爲讀經之會相與謂三禮自
秦漢諸儒抱殘守缺註疏雜入識緯輶轡紛紜宋史載子朱
子當日嘗欲取儀禮周官二戴記爲本編次朝廷公卿大夫
士民之禮盡取漢晉以下諸儒之說考訂辨正以爲當代之
典今觀所著經傳通解繼以黃勉齋楊信齋兩先生修述究
未足爲完書是以三禮疑義至今猶詰迺於禮經之文如刻

祀明堂宗廟祫嘗饗宴朝會冠昏賓祭宮室衣服器用等先之以經文之互見錯出足相印證者繼之以註疏諸儒之牴牾訾議者又益以唐宋以來專門名家之考論發明者每一事一義輒集百氏之說而諦審之審之久思之深往往如入山得逕榛蕪豁然又如掘井逢源溢然自出然猶未敢自信也半月一會問者難者辨者答者迴旋反覆務期愜諸已信諸人而後乃筆之箋釋存之考辨如是者十有餘年而裒然漸有成帙矣丙辰通籍供奉

內廷見聞所及時加釐正

乙丑

簡佐秩宗奉

命校閱禮書時方纂修會典

天子以聖人之德制作禮樂百度聿新惠田職業攸司源流沿革不敢不益深考究丁卯戊辰治喪在籍杜門讀禮見崑山徐健菴先生通考規模義例具得朱子本意惟吉嘉軍賓

西禮尙屬闕如惜宸錫大年相繼徂謝乃與學士吳君尊葵
陳舊篋置抄胥發凡起例一依徐氏之本並取向所考定者
分類排輯補所未及服闋後再任容臺徧覽典章日以增廣
適同學桐山方宜田領軍見而好之且許同訂宜田受其世
父望溪先生家學夙精三禮郵籤往來多所啟發并促早爲
卒業施之剗氏以諗同志德水盧君抱孫元和宋君懋庭從
而和之戊寅移長司寇兼攝司空事繁少暇嘉定錢宮允曉
徵實襄參校之役辛巳冬爰始竣事凡爲門類七十有五爲
卷二百六有二月甲辰至是閱寒暑三十有八而年亦已
六十矣顧以蕙田之謫陋遭遇

聖明復理舊業以期無廢厥職而已至於朱子之規模遺意
未知果有合焉否也是爲序

明堂大道錄序

諸錦

著述莫難於經三禮尤難之難也錦讀學士半農前輩禮說
歎其於十三經注疏之外原始于蒼雅說文金石碑版出入
于逸經子史旁及于天文鐘律方術本艸小說虞初凡先秦
古書宋彫未誤之本靡不鉤墮索隱抉心執權貫串奧博精
深卓乎聖朝之鴻編經解之拔萃所謂能讀三墳五典
八索九丘能道訓典以敘百物者學者匪獨不能爲亦不能
解也今讀定字先生所著明堂大道錄禘說二書辨四廟七
廟之制小記爲周初王制荀子爲晚周之記禮又禘之說周
魯不同吉禘時禘名禘實祫方明爲六宗之位推所自始自
朝日以迄獻俘皆本於明堂融洽戴德蔡邕之說而去取于
孔安國鄭康成劉歆袁準諸家雖漢儒復起有喙三尺無以

相難也說者謂月令明堂禘祭原有成說何乃乖反徒取好異不知舉業則遵令甲說經則通漢儒果有發明爲禮經之羽翼者卽洛閭大儒亦所心許也獨是先生以經師人師困于諸生十試鎖闈報罷兩舉宏詞經學刺史不能薦天子不聞名聲頻首鉛黃淹留過日而先生年亦已六十矣往者

上以本朝經學之書延訪錦于經史轉對之日曾以公之禮說及安溪相國詩所德清胡氏渭禹貢雖指經目進今又得公之子所著自硯溪先生以來素業三世不墜

聖天子按年省方南國翹材擢隱存歿與榮必有汲古尊經在

帝左右爲之上聞者當以惠氏之書爲拱壁矣然千秋絕學

并在一家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跡五相三公亦無以過也錦在都門親炙前輩之光輝久序定字之書并以爲當代讀書種子勸使學者知所祈鄉因連而及之如此

讀大學衍義補膚見序

盧文昭

前明胡端敏公前發寧王宸濠不軌事以罪去後事驗得雪復用于時人以是稱之至今而不知其侃侃正論有關于天下國家之大計者正多也公爲吾邑臨江鄉人其裔孫以公所著膚見二卷示余屬爲之序蓋公讀邱文莊大學衍義補而著其所欲設施者如此其中有云吾嘗于某疏中備陳之則此爲公登朝以後之書也嘗慨夫世之學者自爲秀才時卽專以決策發科爲念一旦得志推之無本而措之無術鮮不爲國家病夫士當其困窮里巷其於朝廷政事之得失容

或不能盡知若既已在其位矣於事有所不便令有所難行疾苦之所致禍患之所伏豈可以不知既知之則當思所以處之思處之則必取古人之良法美意而推擇用之然彼溺於富貴者既不足以語此其少欲有爲者又或固於一偏之識不知通變之宜違古而失泥古亦失國家何賴焉若公此書或增成文莊之義以爲必可行或摘抉其弊以爲必不可行文莊之以微文見意與其所遷就而不敢言者公則一一引伸而別白之余讀公之書而歎公之識微知著其議論平正通達實過文莊遠甚何以明之史稱文莊性褊狹與劉健王恕不相能御史言事不合意輒面斥之公有是乎方大禮議起之時公家居持論頗與張璁桂萼合然終身未嘗與之比迨諸君子廷杖而公復上書諫其虛衷觀理庶幾可與其

中立而不倚矣且卽其書求之邱氏言敬大臣而公則以爲體羣臣亦當詳也邱氏極論周官安富之道而公則以爲今有司之爲富家役者亦多也邱氏欲以餘田準丁謂如是則丁不匿而公則以爲是教之使匿也邱氏旣知鈔法之不便而又欲強立一法以必其行公則以爲斷然不可行也邱氏有取於董搏霄運糧之法而公則以爲如其言百里當用三千六百人日運米二百石實計人日運米五升五合餘耳奈何以爲使而取之殆未之思也至若宦官近習之弊在當時所宜救正者事孰大于此而邱氏無一言及之公獨危言正論一無所撓此尤爲人所不易及者余故以公爲過於文莊非私言也夫以公之通曉治體如此而於論治河也猶曰身未親歷未敢以爲必然其論西番也亦如是不諱其所不知

然則是惟無言言則必明見其可行而後從而言之此豈與世之以冥冥決事者可同日而道哉學者讀是書當知古人仕學之不苟而求其所以用心雖處極盛之朝瞿然思所以爲持盈保泰計者亦致不可忽也文莊之書世多有得是書輔而行之不益盡善而無弊乎書之以諭天下之留意於治道者

傳經表序

畢沅

六經權輿于孔子六經之師亦權輿于孔子易孔子十五傳至劉軼尙書家學二十一傳至孔晁詩魯十五傳至許晏毛十六傳至賈逵春秋經左氏十九傳至馬嚴公羊十三傳至孫寶穀梁十一傳至侯霸佗若今文尙書伏勝十七傳至王肅齊詩轅固七傳至伏恭韓詩韓嬰六傳至張就禮高堂生

六傳至慶成上自春秋迄于三國六百年中父以傳子師以授弟其耆門高義開門授徒者編牒不下萬人多者至著錄萬六千人少者亦數百人盛矣降自典午則無聞焉豈非孔氏之學專門授受逮孫炎王肅以後始散絕乎暇日采綴羣書第其本末較正譌漏作傳經表一卷其師承無可考者復以通經表一卷綴之而通二經以上至十數經者咸附錄焉較明朱睦㮮授經圖國朝朱彝尊經義考師承所錄詳實倍之益周秦漢魏經學授受之原至此乃備也

刊九經三傳沿革例序

任大椿

宋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經義考載在羣經類明張萱謂宋相熹岳珂家塾本與九經總例相同今考是書凡分六類曰字畫曰注文曰音釋曰句讀曰脫簡曰考異蓋合家塾所藏

二十三本反覆讎校而成是編瑣深於經訓深思而詳辨之其決擇是非能會經文上下語義而證之以注疏釋文然後求之於諸本異同覃思旁詵妙悟瑩徹匪僅以校本之多見該博也其中精義甚多姑以所見略舉數端珂謂王制藉而不稅釋文藉在亦反借子亦反則知春藉田之藉與助者藉也之藉皆當從在亦反近世學者因藉借之義多有讀孟子藉字爲去聲殊不知借字古亦是入聲例上文考說文借从人昔聲則子亦反本借古音也禮部韻略于昔韻借字下注云取者入聲與者去聲藉助之藉乃正是取者入聲也采庠周語補音藉田之藉無論經註皆音在一反廣韻藉地之藉狼藉之藉兩收禍昔二韻惟耕藉之藉與藉助之藉廣韻則獨收昔韻是其古音只有在亦反一讀也藉借二字並是入聲

音訓復相近故借或通作籍史記季布傳少年多時時竊籍

與籍通其名索隱曰藉亦子亦反又郭解傳以軀藉籍字人報

仇師古曰藉亦借助矣借本子亦反借通作籍亦子亦反可

知二字古音皆不讀去聲珂謂孟子藉字不當讀爲去聲明

于古音者也珂又謂書牧誓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注云羌

在西蜀叟疏誤以西蜀叟爲句漢時先零罕羌正居析支渠

搜之地所謂賜支河首卽禹貢之析支也以此正之羌在西

者爲一句蜀叟者孔傳以叟字解蜀字也以今考逸周書

王會解渠叟以叟犬渠搜作渠叟莊子寓言篇釋文搜搜木

又作叟是搜通作叟珂以蜀叟之叟爲渠搜之搜極爲有據

後漢書注以叟兵爲蜀兵華陽國志武都郡有麻田氏叟據

方言叟卽叟也又曰大種曰昆小種曰叟此叟種類隸在蜀

微珣謂孔傳以叟字解蜀字其義甚精珣又謂書泰誓注吉人渴日以爲善凶人亦渴日以爲惡疏以渴作竭釋文渴苦曷反音爲饑渴之渴考之周禮渴澤用鹿渴其列反則渴字亦有竭音說文渴邱葛反盡也則音飢渴之渴其字亦有竭義注所謂渴日猶言盡日也以上例文考說文漱欲飲也从欠渴聲苦葛切渴盡也从水曷聲亦苦葛切然則說文本以漱爲飢渴字別以渴爲渴竭字音雖同而訓則異渴以竭爲義乃本字本訓也公羊隱四年傳不及時而日渴葬也注云渴喻急也渴訓爲急與訓爲竭義可互證珣從疏義以渴日爲竭日體會最確珣又謂春官龜人西龜曰需屬北龜曰若屬注左倪需右倪若釋文需力胃反又如字考疏則云左倪需者爾雅云左倪不類不類卽類一也右倪若者不若卽若也如

以疏義下文不若卽若證上文不類卽類一語疑當讀爲

類從力胃反豈胃字卽胃字之誤耶例上文攷今本釋文力胃

反乃作力胃反豈珂所見獨爲誤本乎抑或校今本者因珂

此說遂改胃爲胃耳要可證其說之精也珂又謂曾子問夏

后氏三年之喪旣殯而致事殷人旣葬而致事而注中周卒

哭而致事一句獨興國本大書爲經文曰周人卒哭而致事

視經文復添一人字以三代之禮並言之未爲非也及考舊

監本注周字乃作則字如此第言夏殷而不及周人今皆從

舊不敢改也例上文考此節正義釋注曰知周卒哭致事者以

喪之大事有三殯也塋也卒哭也夏旣殯殷旣塋後代漸遠

以此推之故知周卒哭也據疏義則周卒哭而致事句決非

經文若爲經文疏又何必云以此推之故知周卒哭耶惟經

文但著夏殷之制而不及周鄭氏特從夏殷推廣而知之耳
興國本誤注作經珂之不從興國本而改舊本深合疏義至
舊監本周之作則義不可通蓋既殯致事夏制也既塋致事
殷制也卒哭致事周制也若改周字爲則字則卒哭致事不
知指何代之制矣珂云不敢改者謂不敢以舊監本則字改
定本周字耳珂又云喪服小記除殯之喪其祭也必元注殯
無變文不縛諸本多作縞惟興國本及釋文作縛及攷之疏
則曰除殯之喪卽從禪服是文不繁縛也今從疏及釋文上
例文考此節注文據疏讀之殯無變爲句文不縛爲句元冠元端
黃裳而祭爲句冠字之上諸本脫元字若縛字誤作縞字則是云文不
縞矣成何義耶故當以珂說正之也珂又謂鄉大夫正歲合
羣吏攷法于司徒以退各憲之於所治之國旣妄添一之字

又以國字屬上句俗本多與此同及攷諸善本並無之字而國字自屬下句越本注疏於所治之下且入注一段如此則愈足證矣刪文考經文各憲之於其所治之國疏云各憲之於其所治則孔疏所據之本乃至治字爲句並無之字亦不下連國字蓋鄉大夫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不及邦國不得云所治之國也珂謂之字乃後人所添誤以國字屬下句證之疏義而愈明又經又大詢于眾庶句疏云國有大事必順於民心故與眾庶詢謀據此則大詢二字上明有國字又下文國有故與此文國大詢於眾庶語義正同皆指國之大事也珂謂國字與大詢連讀既合疏義又與上下句法一例至康成注大詢者云云又鄭司農云大詢于眾庶皆從大字起句不連上國字則後人於經文所治二字下既添之字以國

字屬上句遂并本句注內國字盡刪之耳皆可以珂說正之也珂又謂孟子滕文公章草尙之風必偃注云尙加也草而加以風必偃諸本多以論語草尙之風必偃遂以尙爲上以上例考趙岐孟子章句上字明作尙字注曰尙加也偃伏也以風加草莫不偃伏也上之作尙章句實其明證他如小宰贊玉幣爵之事謂玉字當作王字與太宰贊玉幣爵不同蓋太宰贊玉幣爵上文有贊王牲事明贊玉幣爵贊王之玉幣爵也小宰職舉不獲贊王牲事而與贊幣爵之事上文未有王字故以王幣爵言之亦明其贊王也注所謂從太宰助王其義甚明珂此說於經文字句體會義例至精至確不待旁引曲證而自明矣是編向無刊本今特梓而行之俾讀經者知所從事亦庶幾知經之不易讀也賈昌朝羣經音辨毛居正

六經正誤雖稱綜覈然求其離精而摘髓則較是書爲不逮矣

羣經宮室圖序

阮元

焦君里堂作羣經宮室圖二卷凡九類曰城曰宮曰門曰屋曰社稷曰宗廟曰明堂曰壇曰學爲圖五十篇皆于衆說分蹟羣言岨岨之際尋繹經文而折衷之圖所不能詳者復因圖爲說以附于後其所見似剏而適得夫經之意也其所解似新而適符乎古之制也嗚呼用力可謂勤矣顧其書往往異于先儒之舊學侶或致疑焉余以爲儒者之于經但求其是而已矣是之所在從注可違注亦可不必定如孔賈義疏之例也歛程易田孝廉近之善說經者也其說考工戈戟鐘磬等篇率皆與鄭注相違而證之於古器之僅存者無有不

合通儒碩學咸以爲不刊之論未聞以違注見譏蓋株守傳注曲爲附會其弊與不從傳注憑臆空談者等夫不從傳注憑臆空談之弊近人類能言之而株守傳注曲爲附會之弊非心知其意者未必能言之也元向有考工記車制圖解其說亦頗異于鄭君今得里堂此書而鄙見爲不孤矣圖中新定路寢之制吾友凌次仲移書爭之元謂里堂所抒者心得也次仲所持者舊說也昔許氏爲五經異義而鄭君駁之何氏爲公羊墨守而鄭君發之究之各成其是於叔重邵公無損也里堂以藁本寄都示元元學殖甚荒落無以益里堂聊書平昔之所見者而歸之里堂其以余說爲然乎否耶

經籍叢詁序

王引之

訓詁之學發端于爾雅旁通于方言六經奧義五方殊語旣

略備于此矣嗣則叔重說文稚讓廣雅探賾索隱厥誼可傳
下及玉篇廣韻集韻亦頗蒐羅遺訓而所據之書或不可考
且舊書雅記經史傳注未錄者猶多至於網羅前訓微引羣
書考之著錄家罕見有此惟舊唐志載天聖太后字海一百
卷諸葛穎桂苑珠叢一百卷新唐志載顏真卿韻海鏡源三
百六十卷自古字書韻書未有若此之多者意其詳載先儒
訓釋是以卷帙浩繁而惜乎其書之已逸也曩者戴東原庶
常朱笥河學士皆欲彙集傳注以示學者未及成編吾師雲
臺先生欲與孫淵如編修朱少河孝廉其成之亦未果及先
生督學浙江乃手定體例逐韻增收總彙名流分書類輯凡
歷二年之久編成一百十六卷展一韻而眾字畢備檢一字
而諸訓皆存尋一訓而原書可識所謂握六藝之鈐鍵廓九

流之譚奧者矣夫訓詁之旨本於聲音揆厥所由實同條貫如周南關雎篇左右芼之傳訓芼爲擇後人不從而不知芼苗聲近義同左右芼之之芼傳以爲擇猶田苗蒐狩之苗白虎通以爲擇取爾雅芼舉也亦與擇取之義相近召南甘棠篇勿剪勿敗訓拜爲拔後人不從而不知拜與拔聲近而義同也邶風柏舟篇不可選也傳訓選爲數後人不從而不知選算古字通朱穆絕交論作不可算也鄭注論語何足算也以算爲數正與此同義也新臺篇籛條不鮮箋訓鮮爲善後人不從而不知爾雅鮮省二字皆訓爲善正是一聲之轉且下云籛條不殄殄讀曰腆其義亦爲善也小雅采芣篇六日不詹傳訓詹爲至後人不從而不知詹之爲至載之爾雅乃古之方言是以方言亦云楚語謂至爲詹也由禮急繕其

怒鄭讀繕爲勁後人不從而不知繕之爲勁乃耕仙二部之
相轉猶辨秩東作通作平秩平平左右亦作便蕃左右也學
記術有序鄭注云術當爲遂聲之誤也後人不從而妄改爲
州而不知術遂古同聲故月令審端徑術注云術周禮作遂
也若乃先儒訓釋偶疏而後人不知改正者亦多有之如易
屯六二女子貞不字陸績訓字爲愛已覺未安至宋耿南仲
誤讀女子許嫁笄而字之文遂以字爲許嫁更不可通不如
虞翻訓爲妊娠之善也堯典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傳訓
烝烝乂爲進進以善自治頗爲不辭不如蔡邕九疑山碑讀
以孝烝烝爲句且依廣雅烝烝孝也之訓爲善也臯陶謨萬
邦作乂禹貢萊夷作牧雲夢土作乂史記夏本紀皆以爲字
代作字文義未安不如用詩駉篇傳訓作爲始之善也禹貢

嵎夷既略傳謂用功少曰略乃望文生義不如訓略爲治之善也康誥遠乃猷裕乃以民寧傳讀猷字爲句而訓猷爲謀不如斷猷裕爲句而用方言猷裕道也之訓爲善也詩廊風定之方中篇匪直也人檜風匪風篇匪風發兮匪車偈兮小雅小豳篇如匪行邁謀箋並訓匪爲非不如用左傳杜注訓匪爲彼之善也王風中谷有推篇嘆其濕矣傳箋並解爲水濕與暎字之義相反不如讀濕爲暎用通俗文欲燥曰暎之善也魏風陟岵篇行役夙夜無寐傳以爲寤寐之寐不如讀寐爲沫而用楚辭注沫已也之訓爲善也小雅南有嘉魚篇烝然罩罩烝然汕汕傳依爾雅云罩罩籠也汕汕櫟也不如說文訓爲魚游水貌之善也菁菁者莪篇我心則休釋文正義並以休爲美不如用國語注休喜也之訓爲善也北山篇

我從事獨賢箋以爲賢才之賢不如毛傳訓賢爲勞之善也
苑柳篇無自暱焉傳訓暱爲近與無自療焉之文不類不如
廣雅暱病也之訓爲善也都人士篇序衣服不貳從容有常
鄭訓從容爲休燕不如緇衣正義訓爲舉動之善也大雅緜
篇曰止曰時箋訓時爲是與曰止異義不如訓時爲止之善
也卷阿篇有馮有翼傳云道可馮依以爲輔翼不如訓爲馮
馮翼翼滿盛之貌爲善也民勞篇無縱詭隨傳云詭人之善
隨人之惡以疊韻之字而上下異訓不如讀隨爲諂而訓爲
詭譎之善也雲漢篇昊天上帝則不我虞箋訓虞爲度文義
未允不如訓爲有與助之善也月令養壯佼正義以佼爲形
容佼好與壯異義不如訓佼爲健之善也桓十一年左傳且
日虞四邑之至也昭六年傳始我有虞于子杜注並訓爲度

不如訓爲望之善也宣十二年傳董澤之蒲可勝旣乎杜訓旣爲盡不如讀旣爲堅用標有梅詩傳堅取也之訓爲善也襄二十五年傳馮陵我做邑不可臆遲杜訓臆爲度遲爲盡不如訓爲盈滿之善也後之覽是書者去鑿空妄談之病而稽于古取古人之傳注而得其聲音之理以知其所以然而傳注之未安者又能博考前訓以正之庶可傳古聖賢著書本旨且不失吾師纂是書之意與

海文傳卷二十三